

环境：现实与未来影评比赛——

回归本真的生命哲学与生态智慧

——观《喜马拉雅》有感

体裁：议论文

投稿人信息：英文学院 1106 班（英美文学专业） 20110100031 吴雯欣

投稿人联系方式：18826487906/617906

白雪皑皑的群山、天蓝纯净的圣湖、庄严宏伟的红墙寺庙，红衣喇嘛手中转动的五彩经幡，立于天地间，顿觉世界寥廓恢弘到极致。这里古老圣洁，仿佛是人类最初生存的地方，沐浴其中，便有了直面生命和灵魂的大胆念想。影片《喜马拉雅》一步步地勾勒出西藏的模样，还有在这里世代生存的民族古铜色的脸庞，透着野性、顽强、勇敢的光。

牦牛奔腾，沙尘滚滚。影片开头的壮丽声势把我牵引到遥远的西藏天边。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世代扎根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多波民族，在粮食生产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不得不艰难跋涉靠运盐换取粮食。老首领天尼的儿子原本是下一任头人，不料在一次运盐途中遇难身亡，而极有可能成为下任头人的卡马被天尼误以为是蓄意陷害他儿子的罪魁祸首。新的运盐旅程即将开启，以天尼和卡马为首的两派人发生争执。年富力强的卡马带领自己的队伍率先启程，而固执的老首领天尼携着当喇嘛的小儿子诺布、小孙子帕桑、儿媳帕玛以及村里其他的老弱，按照占卜的日子踏上艰难的旅途。路途漫漫，困难重重，老首领的队伍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上了卡马的队伍，但暴风雪过后，老首领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喜马拉雅群山的怀抱里永远地沉睡。

但这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讲完就被遗忘。

有限与无限

金黄的麦浪随风摇曳，老天尼问“你猜这些能够我们吃多长时间”，孙儿帕森说能吃一辈子，而老天尼却说所有这些才够村里的人吃三个月。广阔的麦田看似无边无际，而老天尼却能看到这些麦子不是永远吃不完的金山银山，而只有三个月的时限。地球上的资源又何尝不是如此，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终将会有殆尽的一天。倘若人类要生存，就绝不能在一望无际的麦田中坐吃山空。

老天尼在灯下平静地给小孙子解释死亡，“所有的生命都会死亡，死后都会转世重生。”人的一生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生离死别，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天尼将自己儿子拉赫帕的内脏取出，秃鹫低空盘旋着，贪婪地扑向美味。喇嘛们围着鲜红的尸块载歌载舞，这是古老的藏族特有的天葬仪式。在文明开化的现代，天葬在现代人眼中成了对生命不敬的野蛮之举，然而藏族人民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死后将躯体供给秃鹫吞食，灵魂可以被带到天堂，获得永生。藏族人民对灵魂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躯体本身的关心。人死后“升天”回归自然，这大概是最自然最原始的殉葬方式了。

在人有限的生命长河里，我们往往患得患失，现实的物质洪流携着无尽的欲望侵蚀着人的内心，回归自然本是人类最淳朴的愿望，但即便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总是放不下物质世界，毕竟有太多想得而不可得的东西了。就像《欧也妮·葛朗台》中老葛朗台奄奄一息时仍奋力抓住神父胸前的金色十字架，在生命终结前贪念仍未到尽头，也是这最后一次无谓的挣扎了却了他的性命。倘若我们不患得患失，珍爱生命，极尽一生让自己充实快乐，到生命的尽头也不好生恶死，而是以一种历经百转千回的沧桑后的坦然，去面对生之须臾，敞开心扉把自己托付给浩瀚的天地宇宙，那么生命将得到永生，在自然间留下存在过的痕迹。放眼人类历史，每个人的生死都也只是沧海一粟，每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拼凑在一起，生命的长河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愈发蓬勃。愚公言：“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人类史上不断地遭遇挫败，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这并非是个体的有限生命所能抗拒的，而是靠全人类无限的力量在灾祸前的众志成城。

人类有着无可比拟的智慧与坚韧。即便是天尼这样的古稀老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变的仍是他固执坚韧的脸庞。不畏惧年老体衰，勇敢地向年轻气盛的卡马发起挑战，步履艰难地行走于群山间，虽有怠慢但每一步都坚定有力，毫不犹疑。而人的智慧与坚韧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正如诺布所言，走最难的路。一群老弱带着牦牛走是最艰难的“魔鬼之路”，行动比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遇到山崖上过不去的道，人们自己用石块堆砌为桥。即便桥断了，人们也能倚靠着崖边狭窄仅容一头牦牛的道，像帕玛拉着诺布，相互扶持着走过险崖。自然似乎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山崩地裂、地震海啸、暴雨洪涝、灰霾污染、瘟疫爆发，多少次，灾难像世界末日一般铺天盖地袭来。我们不能抑制自然灾害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团结一致，用智慧和坚韧去应对，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千百年来屹立不倒的是人类的团结互助的精神和共同的生存梦想。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智慧和坚韧，开启了一次又一次新的旅途，行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坎，生命由始至终都散发着传承下来的原始力量，生

命有限，但却能无限延伸。

影片的最末，诺布将旅途的故事刻成壁画，“一个关于帕桑的故事，一个年轻头人的神的成功”。仿佛我们又看到了生命再一次的循环和新的更替，年轻的头人在来到茂盛的生命之树前，向前几代人一样，担负重任，开始新的生命之旅……

“天人合一”

影片中多次出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关于出发日子，新老两派争执不下，后来老天尼按照占卜的日子启程，而卡马对所谓的占卜却不屑一顾，率先出发，历经波折后最终老天尼的队伍赶上了卡马的队伍。在星空底下，老天尼指着天边最亮的星，告诉小孙子帕桑，最亮的这颗星能带他们找到小麦种植地，“你一定要找到它，从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就跟着这颗星了”。放入火中燃烧的盐块没有噼啪声，老天尼通过这个方法预测到暴风雪不久后就会来临，要立马出发，而卡马却认为晴朗的天空不会那么快变天，执意要休息两天再走，因而引发了新老两派的再次争执。卡马喊叫道：“我们存活至今，要感谢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神”，而老天尼一派总是秉持着神圣的信仰，虔诚按照神的旨意行动。

卡马的想法和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想法颇为一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意气风发，信仰的神就是自己，而老天尼的思想在年轻人的眼里，似乎是迂腐迷信的传统代表。从古至今新旧冲突不断，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结果都是现代慢慢地占据主流地位，而后彻底地将传统连根拔起，连传统的烙印也慢慢地磨灭，以至于人们逐渐迷失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再也寻不到自己的根。

也许我们应该静心反思一下，在跨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前，人类已经存活了上百万年，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体系，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逐渐披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然而现代的人们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已经不再对自然有所敬畏，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态悲剧，和世界末日般的灾难来袭，我们是否应该回首重拾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呢？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颇为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道家的主张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而佛家的生态智慧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通过参悟万物本来完成认知，并强调一种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在生活中，人们讲究“以人合天”“顺应天时”，按四季的循环规律从事农耕，按动植物生长规律采集捕猎，还讲究“取之有度”“用

而不匮”，懂得蓄养地力，绿色耕种，护林造林。礼制虽有不尊重个人平等和自由发展的缺陷，但却“中和有度”地保障了有限资源，通过按等级分配资源，限制资源消耗和人的私欲膨胀，引导人们崇俭去奢，违者受舆论谴责和礼法惩治。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生态伦理思想都没有很好地传承弘扬下去。再说古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给后人留下来众多文化遗产，如各式古建筑，骑楼、西关大屋、北京胡同和四合院，还有各种独具匠心的手工工艺、表演艺术以及社会习俗其实都诗意地包含了自然与社会的学问，今天却被追逐利益的人们随意损毁丢弃。其实，回头看看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也不全是迂腐迷信，有时也有着惊人的神准，就像老天尼预测到的暴风雨真的如期而至一样，经过年岁考验的东西，总有它的合理成分。如果未来的人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否也该尊重自然，尊重传统，甚至将其上升为像信仰一般可惧可畏的东西呢？

人的心中若没有信仰，内心没有可敬可畏的东西，难免会胡作非为。而老天尼信仰神，信仰他所熟识的群山，他的信仰也支撑着他走到最后，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内心仍充满着信仰的圣洁。影片在神秘空灵的西藏音乐中落幕，老天尼与卡马争论时倔强的脸庞，激动时厉声的喊叫，遥望群山时充满敬畏与深爱的眼神，一幕幕在我眼前仍旧挥之不去……